列傳第五　　南齊書二十四

臣蕭子顯撰

柳世隆

張瓌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祖憑馮翊太守父叔宗早卒世隆少有風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爲尚書令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孝武帝得名見帝曰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海陵王休茂爲雍州辟世隆爲迎主簿除西陽王撫軍法曹

行參軍出爲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絕公也元景爲景和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泰始初諸州反叛世隆以門禍獲申事由明帝乃據郡起兵遣使應朝廷引農人劉僧驎亦聚衆應之收合萬人奄至襄陽萬山爲孔道存所破衆皆奔散僅以身免逃藏民間事平乃出還爲尚書儀曹郎明帝嘉其義心發詔擢爲太子洗馬出爲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還爲越騎校尉轉建平王鎮北諮議參軍領南泰山太守轉司馬東海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尋爲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世祖爲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太祖之謀渡廣陵也令世祖率衆下同會京邑世隆與長流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將下都劉懷珍白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納之與世祖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

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世祖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惠真龍驤將軍騎兵參軍王道起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領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真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王靈秀丁珍東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彌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二千匹騎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使人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道顧謂人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晝夜攻

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世祖初下與世隆
別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則
坐守空城不可制也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
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世祖遣軍主
桓敬陳脩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
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
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尚書符曰沈攸之出
自壠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蔭愛
之若子羽翼吹噓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枉

臣而攸之凶忍趣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
又攸之與譚金童泰壹等暴寵狂朝並爲心
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
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全用得自免
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
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
凶險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攸之
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土崩本非己力彭城
下邳望旗宵遁再紹王師久應肆法值先帝宥

其回溪之恥冀有封崤之捷故得幸會推遷頻
煩顯授內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須顧
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彤
于顏普天同哀已以慶累登蕃岳自郢遷荆
晉熙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候迎肆
意陵略料擇士馬簡筭器械權撥精銳並取自
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恣鹵奪罔顧國典踐
荆已來恒用姦數既懷異志興造無端乃蹙迫
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上丁蟻聚取品

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縣路
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
此昔歲桂陽內嬰宗廟阽危攸之任官上流兵
彊地廣勤王之舉寔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
千至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
招誘劒客羈絆行侶竄叛入境輒加擁護逋亡
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之
賦暴參夷之刑鞭箠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
闔宗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

彼州人懷怨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內侮姦回外熾斯寔惡熟罪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御元戎襲行天罰今遣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負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與屯騎校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邵宰精甲二萬衝其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軍臨湘縣開國男呂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曇瓘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軍新亭侯任候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屯騎尉南城令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諱新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崇祖等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屯騎校尉苟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撫軍中兵參軍程隱儁奉朝請諸龍光等輕艓一萬截其精要驍騎將

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勑勤屯騎
校尉王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
斷其走伏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
之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欣兒志節慷
慨卷甲樊鄧水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司州
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范陽
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槩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
其輜重萬里建旆四方飛旆莫不揔率衆師雲
翔雷動人神同憤遠邇并心今皇上聖明將相
仁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
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
妄圖大逆舉無名之師驅讎怨之衆是以朝野
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彼士民罹毒日久
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刃交戰之日闌艾難分去
就在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
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
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

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反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許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攸之怒銜[illegible]嗔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軍旅大散攸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為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万人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驎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為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邑二千戶出為左將軍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丁母憂太祖踐阼起為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諸軍事平

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爲公上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建元二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時虜寇壽陽上敕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隔之深爲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尋又敕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即勒百姓守之故應勝割棄也垣崇祖既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爲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爲云何可具以聞尋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畏虜寇搖動不安上敕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狂

狼不可以理推爲備或不可懈彼郭既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又敕曰昨夜得北使啓鍾離間賊已渡淮既審送死便當制加剿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既過淮不容邇退散要應有處送死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世隆并給軍糧虜退上欲土斷江北又敕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州雍民大佳民殆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內商得崇祖啓事已行竟近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究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使就手也其見親委如此世祖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建號世隆題州齊壁曰永明十一年謂典籤李黨曰我不見也入爲侍中護軍將軍遷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率雍州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左

僕射中正如故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揔督
代蠻衆軍仍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鎮南
將軍湘州刺史常侍如故世隆至鎮以方略討
平之在州立邸治生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原
不問復入爲尚書左僕射領衛尉不拜仍轉尚
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
世稱柳公雙璆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
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
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將
軍不拜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九年卒時年
五十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一十
万布三百匹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中左光祿
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居業才兼經緯少播清
徽長弘美譽入參內禁出贊西牧專寄鄂部克
挫巨猾超越前勳功著一代及揔任方州氏頌
寬德翼敎崇闡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于朕心
雅志素履邈不可踰將登絃味用變鴻化奄至
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劒三十人鼓吹一部

侍中如故謚曰忠武上又敕吏部尚書王晏曰
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輩藥有効痊差
可期不謂一旦便爲異世痛但之深此何可言
其昔在郢誠心夙間全保一蕃勲業克著尋往
契闊增涖悲咽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世隆
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
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年逾經祕要二
卷行於世長子悅早卒
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祿大
夫父永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大
極殿前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
鑿而去之聲遂清越壞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
軍署外兵隨府轉爲太傅五官爲義恭所遇遷
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
初永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加罪
太子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
常侍驍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
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

難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僞受旨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齊取遐遐踰窻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封瓌義成縣侯邑千户太祖故以嘉名錫之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郡太守不拜建元元年增邑爲二百户尋改封平都遷侍中加領步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尚書領校尉如故出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三年馬程令顧昌玄有罪瓌坐不糾免官明年爲度支尚書世祖即位爲冠軍將軍鄱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隨府轉征虜長史四年仍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尋領寧蠻校尉還爲左民尚書領右軍將軍遷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十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頗

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須之上欲復用瓌乃以爲後將軍南東海太守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復稱疾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欝林即位加金章紫綬隆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欝林廢朝臣到宮門參承高宗瓌託脚疾不下海陵立加右將軍高宗疑外蕃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武元年轉給事中光祿大夫親信如故月加給錢二萬二年虜盛詔瓌以本官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兖州事虜退乃還瓌居室豪富後妾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建武末屢啓高宗還吳見許優游自樂或有譏瓌褒嘗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處耳高宗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以瓌素著幹略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

永元初爲光祿大夫尋加前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師至新亭瓌棄城走還宮梁初復爲光祿天監四年卒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寸稱爲國輔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夏年淺位輕首抗全師孤城挑攻臨埤授策曾無汗馬勍寇乖沮力屈於高墉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道清寧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盛美也

贊曰忠武匡贊實號兼資廟堂析理高壘塞旗游藝善術安絃拂龜義成祚土功立帝基

列傳第五　　南齊書二十四

南齊書二十五

臣蕭子顯撰

列傳第六

垣崇祖　張敬兒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豪彊石虎世自略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爲慕容德僞吏部尚書祖苗宋武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官至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守父詢積射將軍宋孝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

略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爲主簿厚遇之除新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爲梁州啓轉崇祖爲義陽王征北行參軍與道隆同行使還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明帝遣張永沈攸之北討安都使將裴祖隆李世雄據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會青州援軍主劉珍之背逆歸降祖隆士衆沮敗崇祖與親近數十人夜救祖隆與俱走還彭城虜旣陷徐州崇祖仍爲虜將游兵琅邪閒不復歸虜不能制密遣人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爲質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薛安都之女故虜信之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朐山崇祖因將部曲據之遣使歸命太祖在淮陰板爲朐山戍主送其母還京師明帝納之朐山邊海孤險人情未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以告虜虜僞圍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固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

崇祖屯洛要去朐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比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一人情駭不可斂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叫虜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崇祖啓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虜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爲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何立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明帝以爲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亡命司馬從之謀襲郡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筭欲剋復淮北時虜聲當寇淮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因啓宜以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不世之勳退可絕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虜界七百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虜率大衆攻之其

別將梁湛毋在虜虜執其母使湛告部曲曰大軍已去獨住何爲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大敗而歸以久勞封下邳縣子泰豫九年行徐州事徙戍龍沮在朐山南崇祖啓斷水清平地以絶虜馬帝以問劉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虜主謂僞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恥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至崇祖馬槊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日虜乃退龍沮竟不立歷盱眙平陽東海三郡太守將軍如故轉邵陵王南中郎司馬復爲東海太守初崇祖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元徽末太祖憂慮令崇祖受旨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虜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太祖召崇祖領部曲還都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爲持節督兖青冀三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兖州

刺史太祖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虜未
識運命必當動其蟻衆以送劉昶爲舜賊之所
衝必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徙爲使持節
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封望
秦縣侯七百户建元二年虜遣僞梁王郁豆眷
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
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脩外城以待敵
城既廣闊非水不固今欲偃肥水却淹爲二面
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

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内城今日之事十
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
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
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脩樓櫓
内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爲擒守
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
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
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
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尅當以蟻

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轝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其恒自擬韓曰今眞其人也進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增封爲千五百户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虜復寇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虜果欲攻下蔡既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政恐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百殺護千計上遣使人關參虜消息還敕崇祖曰卿視吾

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敕崇祖脩治苟陂田世祖即位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加號安西仍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與共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世間流言我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崇祖去後上復遣荀伯玉口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世祖以崇祖心誠不實銜之太祖崩慮崇祖爲異便令內轉永明元年四月九日詔曰垣崇祖凶詬險躁少無行業昔因軍國多虞採其一夫之用大運光啓頻煩外擢溪壑靡厭恐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境外無君之心已彰遐邇特加遵養庶或悛革而猜貳滋甚志興亂階隨與荀伯玉驅合不逞窺窬非覬構扇邊荒互爲表裏寧朔將軍孫景育究悉姦計具以啓聞除惡務本刑茲罔赦便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從番

禺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爲曲阿戍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爲郡馬隊副轉隊主稍宦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平西將軍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人敬兒自占見寵爲長史兼行參軍領白直隊泰始初除寧朔將軍隨府轉參驃騎軍事省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爲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王玄謨爲雍州士斷敬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三年薛安都子栢令環龍等竊據順陽廣平略義成扶風界刺史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

守劉攘兵攻討合戰破走之徙爲順陽太守將軍如故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爲南陽太守遭母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爲之備乃起敬兒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隷太祖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轝往勞樓下城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轝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太祖以敬兒人依既輕不欲便使爲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太祖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爲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戶部伍泊沔口敬兒乘

也艘過江詣晉熙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艣下叫呼官敬兒兩掖之隨船覆倪常得在水上如此飜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沈攸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防備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絕得其事迹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輒以示敬兒以爲反間敬兒終無二心元徽末襄陽大水平地數十百姓資財皆漂沒襄陽虛耗太祖與攸之書令賑貸之攸之音不歷意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頒攸之下當襲江陵時攸之遺太祖書曰吾聞魚相望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

侍衛衛存契門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粮而
食值景和昏暴忍爛形燋若斯之苦寧可言盡
吾自分碎首於閤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
時盤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蹴迫時難相引求
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
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人造
親過夙眷遇若代臣録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
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
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

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未奪自爾已來與
足下言面殆絶非唯分張形跡自然至此脫枉一
告未常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誚於今哉苟有所
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疏云得家信云足下
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
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略
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蓋共
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
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

謀但表楮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
膏腴人位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
披心腹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
屯邪前代盛典煥爛篇史請爲足下言之羣公
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
乃可不逼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理
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社
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危
陷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求

古比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
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
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恐行
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
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
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
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
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
不聞闕崔杼之罪何惡逆之苦昔大甲還位伊

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由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爲名桓温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温疆盛誰能相抗尚畏懼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聖明啓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録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猶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義禮

不脩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痛苟
懷貪惏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
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
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
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恒用用之
既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
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硋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
復何情顏當與足下敘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絕
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胷心因告別於

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潸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
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杖無疆爲必
先及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書曰辱足下誚書
交道不終爲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罔君子
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
官而宦遠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
朝復蒙英主顧眄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
下斂袂定交款箸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
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

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
又乃景和陵虐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
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季聽高道慶邪言
欲相討伐發威施敕已行外內于時臣子鉗口
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陵白刃
以相任保悖圭手敕今封送相示豈不畏威念
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愧懷怕不云足下猥
含禍詖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蓋情等家國共
詳乘否虛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遷代之

日將欲誰擬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
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興怨恨事負雅
素君子所不可為況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
見與意契不貳邪又張雍州啓事稱彼中蠻動
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不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
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事之相接恒必
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動則
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
敦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罄情本契然遠

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恧乂言邪元徽
末德執亡禋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
式遵前誥興毀之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
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有章足下所允
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王寧爲失禮景和
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
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壽寂
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
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
器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
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
所耿介甲杖之授事既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
勳經定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
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
卿僉意吾亦謂微勳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
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
柱在體非愧袁粲據石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
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頻笑入戾乃如是

乎表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既安不思撫鎮遂
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
長亂宗廟有靈即與禧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
滅想足下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
澤遇直上臺便呼一家兩録發不擇言良以太
甚吾之方寸古列其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
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邪比蹤夷叔論吾
則可行過桀蹠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此則良
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

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
自若即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
鎮而斷割候迎罔篡宗子驅略士馬志以西上郢
中所遺示餘劣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荆
州物產雍嶮交梁之會自足下爲牧薦獻何品
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罽商賈所聚前後
貴奉多少何如唯聞太官時納飲食耳桂陽之
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即
天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斷遏行侶治舟試

艦恒以朝廷爲旗的秣馬梭劒常願天下有風
塵爲人臣者固若是邪至乃不遵制書敕下如
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代罷
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躡而
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寶
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爲私財此皆遠邇共聞
暴於視聽主上叡明當壁寓縣同慶絕域奉贄
萬國通書而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
此可徵不朝如此誰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

側今乃勒兵以闚象館長戟以指魏闕不亦爲
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賢子元琰獲免虎
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嘘嘘
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況吾布衣之交乎遂事
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助足下憂之攸之
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守江陵城敬兒軍
中力授因以爲別敬兒告變使至太祖大喜進
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爲都督給鼓吹一
部攸之於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軍至白水元琰

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百姓既相抄改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十萬悉以入私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荆州敬兒使楯擊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京師進號征西將軍爵爲公增邑爲四千戶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也敬兒弟恭兒不肯出宦常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異敬兒呼納之甚厚恭兒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恭兒本名猪兒隨敬兒改名也初敬兒既斬沈攸之使報隨郡太守劉道宗聚衆得千餘人立營頓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道宗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遣軍頓董城爲郢援事平依例蒙爵賞敬兒具以啓聞建元元年太祖令有司奏道和罪誅之道和字敬邕羌主姚興孫也父萬壽僞鎮東大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侍郎道

和出身爲孝武安北行佐有世名頗讀書史常
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元徽中
爲游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有功爲撫
軍司馬出爲司州疑怯無斷故及於誅三年徵
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
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
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即位授
侍中中軍將軍以敬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建
元二年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太祖崩

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
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
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閤因口自爲鼓聲既
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
終不能作華林閤勳也敬則甚恨敬兒始不識書
晚既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
廟爲妾乞兒呪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
得鼓吹羞便奏之初娶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後
娶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兒弃前妻而納之尚氏

猶居襄陽宅不自隨敬兒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世祖不蒙勞門敬兒心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有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祖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敬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抱敬兒而泣敬兒脫冠詔敕地曰用此物誤我少日伏誅詔曰敬兒蠢

茲邊商皆迷不脩屬值宋季多難頗獲野戰之力拔迹行伍超登非分而愚躁無已矜伐滋深往莅本州久苞異志在昔含弘庶能懲革位班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姦回屢構十歲迄今嫌貳滋甚鎮東將軍敬則丹陽尹安民每待接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噬朕猶謂恩義所感本質可移頃者已來釁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動殊俗招扇羣蠻規擾樊夏假託妖巫用相震惑安設徵祥潛圖問鼎履霜於開運之辰堅冰

於嗣業之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禍淫逆謀顯露建康民湯天爰商行入蠻備覩姦計信驛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掩式正刑辟同黨所及特皆原宥子道文武陵內史道暢征虜功曹道固弟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舴艋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恭兒官至員外郎在襄陽聞敬兒敗將數十騎走入蠻中收捕不得後首出上原其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朝敬兒情疑鳥盡闢運方初委胥嚴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激功名之間不足為也

贊曰崇祖為將志懷地逐規搔淮部立勳豫牧敬兒莅雍深心防楚豈不劬勞實興師旅烹犬藏弓同歸異緒

列傳第六

南齊書二十五

賴原即大世疑